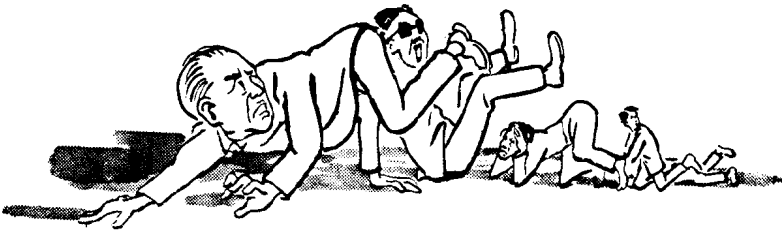


胡尔集团反革命作品批判



新編 中國通史 卷之六



胡尔集团反革命作品批判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胡風集團反革命“作品”批判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341)字數：180千

開本 33.5''×46'' 1/32 印張 7 $\frac{13}{16}$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

定價 (6) 0.34 元

前言

胡風集團一貫地利用文學活動進行反革命的陰謀，他們杜撰了一套以資產階級的反動主觀唯心主義為基礎的『文藝理論』，並在這『理論』的指導下，寫出許多反革命的『作品』，對革命陣營進行『猛烈的射擊』。

在胡風集團醜惡的政治面貌尚未徹底揭露以前，大家雖然還不知道他們就是一夥反革命的黑幫，但在他們的『作品』中所散發出的一股血腥的腐朽的氣味，是早就察覺到的，而且也不斷地進行過批判和鬥爭。不過仍有不少的一部分人曾經為他們的『進步』外衣和反革命的『才華』所迷惑，看不出他們『作品』的反動本質，甚至还有人欣賞過，讚美過，感動過。這一方面說明我們有些人的政治嗅覺不靈敏，革命的警惕性不高；同時也說明他們的『作品』在讀者中的確產生過一定的反動影響。今天胡風集團的真正面貌的徹底揭露，証明了他們的這些『作品』，正是他們反革命活動的鐵的罪証，進一步剝出他們『作品』的本來面目，徹底肅清它們所散佈的毒素，是当前文學批評上一項非常必要和有重大政治意義的任務。

本書選輯了從一九五五年六月至八月的全國各報刊上所發表的揭露和批判胡風集團『作品』的論文共二十七篇。這些論文，大都發表在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公佈之後，它們一致指出胡風集團『作品』的反革命實質，對於我們深入認識胡風集團及其『作品』的真面目，將會有很大的幫

助。至於三批材料公佈以前發表的對胡風集團『作品』的許多評論文章，本書沒有選用。選輯的論文，按其內容分為對『詩歌』的批判、對『小說散文』的批判、對『劇本』的批判等三部分。由於編輯過程的匆促和我們能力的限制，在收集論文時可能還有遺漏，編輯工作的本身也可能存在着缺點，希望文藝工作者和讀者給以批評和指正。同時，我們熱烈希望作家、批評家和廣大的讀者，為繼續肅清胡風集團『作品』的影響而鬥爭，讓反革命的『作品』所散佈的毒素和反革命的集團一樣，永遠被剷除乾淨。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五年九月

目次

前言.....	(一)
胡風反革命集團底『詩』的實質.....	臧克家(一)
胡風集團的『詩』是特務文藝的典型.....	蘆芒(二六)
从『詩』看胡風反革命集團.....	石丁(二六)
『安魂曲』——反革命的毒箭.....	安旗(三〇)
戈壁舟(三〇)	
吳一才(三六)	
還它本來面目.....	力揚(四四)
綠原在『作品』中所表現的法西斯思想.....	蔡羣(五五)
魯藜的反革命詩歌.....	王昌定(六六)
魯藜怎樣達到『最高的真誠』.....	魯荻(七四)
魯藜，醜惡的靈魂.....	張學新(八二)
魯藜的詩——毒害青年心靈的鴉片.....	方白(九四)
必須進行消毒工作.....	循心(一〇〇)
『泥土』這首詩究竟說些什麼？.....	

路翎的反革命的小說創作.....	康濯(一〇四)
談『窪地上的「战役」』的反動性.....	巴金(二八)
認清『窪地上的「战役」』的反革命本質.....	陳涌(三五)
『窪地上的「战役」』的反革命實質.....	張文浙(四四)
路翎的反動小說集『朱桂花的故事』.....	尹琪(五三)
一本反革命的小說.....	巴人(六〇)
从『財主底兒女們』看路翎的反革命立場.....	羅霖(六五)
一篇爲帝國主義張目的反動作品.....	羅霖(七五)
蘆甸爲什麼要把工人階級寫成『瘋子』和『奴才』.....	艾文会(八二)
『這裏沒有冬天』是一本反動小說.....	羅霖(八九)
胡風在新人物幌子下的反革命陰謀.....	顏振奮(九八)
胡風是怎樣歪曲人民英雄形象的.....	孟凡(一〇五)
路翎劇本中的『英雄』人物.....	李訶(三四)
从路翎的『雲雀』看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思想實質.....	石丁(三六)
反革命分子蘆甸的花招.....	李訶(四〇)

胡風反革命集團底『詩』的實質

臧克家

胡風反革命集團裏的許多分子，盜用了高貴的詩的名義，把反動的思想、情感去影響感染廣大的讀者羣衆，使他們受到深重的毒害。胡風反革命集團裏所有的『詩』，作者的名字雖然不同，但作爲詩的靈魂的思想和情感却是完全一樣的。他們在『詩』創作上基調的相同，如同他們在政治上、理論上反動步調的一致。他們用自成一套的反動理論去指導創作，反過來，用創作實踐去實証他們的反動理論。他們的『詩』創作和他們的理論主張是一個反動的完整的統一體。這樣，他們的『詩』創作借着理論的鼓吹、助長，也就更加深了它在羣衆——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中的毒害影響。如同他們在理論上披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欺騙人民一樣，他們在『詩』創作上有時表面上也用了對革命、對毛主席、對解放區的『歌頌』來迷惑讀者，以達到他們反人民、反革命的最終目的。

胡風反革命集團，他們有自己的反動的文藝陣地。他們編輯、出版過詩叢，他們有自己的文藝刊物和詩刊。他們大量出版、發表了自己的『詩』，並且用了無恥透頂的互相吹捧的辦法和打擊其他進步詩人的卑劣手段，去抬高自己的地位，去擴大他們『詩』的影響。所以，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魯藜、綠原和反革命頭子胡風本人的『詩』能够長期地迷惑一部分讀者，在羣衆當中起着反

動、破壞的作用。

現在，讓我們揭去他們的偽裝看看他們『詩』的醜惡和罪惡的實質吧。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詩』，長期以來一貫地是反人民、反革命的。但這種反對不是明目張胆的，赤裸裸的，而是十分隱蔽的，甚至通過了外表歌頌的形式。他們是用歪曲、侮辱人民的手段去反人民的。他們是用歌頌爲名對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先烈進行侮辱；他們是用對革命陣營施行惡毒的諷刺，以達到反革命的目的。中國人民是無比英勇的，一百年來，在對帝國主義和反動統治階級所作的鬥爭中表現出驚人的偉大力量。這樣英勇的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社會主義建設的支柱，但人民在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許多『詩』句裏，僅僅作爲裝飾品而出現。他們高喊着擁抱人民，骨子裏呢，他們是卑視人民，蔑視人民的。胡風在他的『時間開始了！』裏，把一百多年來，特別是一九二一年以後，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從事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終於取得了最後勝利的中國人民，描寫成爲被『苦難』壓扁了的麻木不仁的一羣。中國人民在胡風的眼中是什麼也看不見的聾子，什麼也看不見的瞎子，連苦悶和痛苦也感覺不到的木頭，哭也哭不出來，笑也笑不出來的昏昏然的『蚩蚩之氓』。不但如此，他們簡直連『人』的稱號也不配，他們

……是蟲豸是螻蛄 把生命當作了肥料和糞土

當『黎明照到了』人民『心上』，在開國大典的隆重日子裏，人民在天安門前擺開了雄壯的陣勢，而在胡風筆下呢，這千千萬萬的人都

變成了万头的野獸 在祖國的大地上 把滴着鮮血的頭顱種下去！ 不斷地種下去！

遠的且不說，三十幾年來，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推倒了压在他們头上的『三座大山』，表現了無比的英雄氣概和旋轉乾坤的雄偉力量，這一些，胡風真是看不見或者不知道嗎？不是的，他和人民對立的思想情感，使他恣肆地對中國人民進行了不能容忍的輕蔑和侮辱。

綠原，這個特務分子，正當他在『中美合作所』裏幹着殘害人民的勾當，同時却寫了大量叫做『詩』的臭東西。在這些臭東西裏，他把對日抗戰、反對美帝國主義、爭取民主與解放的中國人民的英勇形象，歪曲成爲『灰色的人羣』。人民在他的筆下成了：

一羣犯人流浪漢 迷途的羔羊 私奔的童養媳 被開除的學徒 貞潔的妓女……

他們『蓬首垢面地』不憑共產黨的領導，也不憑組織力量，『單憑一條命一顆最後的抗毒素』去對日抗戰！他們所供奉的是『血呀——中國底神聖的圖騰！』不論對日抗戰或是反對蔣介石反動統治或是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不是爲了爭取自由民主解放，而僅僅是爲了

動物底 起碼的慾望。

——「又是一個起點」

看看綠原這個特務『詩』裏的人民形象和他的頭子胡風筆下的人民形象，不是一模一樣的嗎？

胡風反革命集團裏許多分子的『詩』集裏，幾乎都有『歌頌』毛主席的『詩』篇。胡風口頭上何嘗不擁護共產黨、不擁護毛主席？而背後却咒罵黨，侮辱毛主席的經典著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圖騰』，是『A、B、C』小冊子。他們寫『毛澤東頌』的情況也不兩樣。公然反

对毛主席，有着『陰暗的聰明』的這些反革命分子是不會那樣傻的，於是，他們採取了另一種形式，寓歪曲侮辱於歌頌讚美之中。但是，對於一個人物的歌頌，是會反映出歌頌者自身的思想和情感的真實情況來的。『東方紅』的作者，用短短的幾個句子就真實地表現出對偉大領袖的感激與愛戴，其他許多兄弟民族的歌手所唱出來的對毛主席的歌，也都鮮明而深刻地表示了他們對毛主席誠摯的崇敬和熱愛。但從胡風反革命集團許多分子對毛主席的『歌頌』裏，只能看出他們對人民領袖偉大形象的歪曲。就以胡風『時間開始了！』作為典型的例證來看吧。在『詩』的開頭，他就叫『屹立着像一尊塑像』的毛主席向『世界』、向『時間』發出了『進軍!!!』的『命令』，接下去：

毛澤東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峯上 好像他在向着自己 也就是向着全世界宣佈：讓帶着泥沙的流到這裏來，讓浮着血污的流到這裏來…… 我是海 我要大 大到能够 擁抱世界……

把領導人民作長期革命鬥爭，集中了羣衆的智慧和力量又發揮了這智慧和力量、謙虛誠懇、一直教導我們要作羣衆的先生必先作羣衆學生的偉大領袖，描寫成爲一個高高在上的個人英雄，這不明明是假借『歌頌』之名來歪曲侮辱人民敬愛的偉大領袖嗎？下面，他又用了『開天闢地的盤古』、『神話裏的巨人』、『一個新生的赤子』、『一個初戀的少女』種種形象來比擬毛主席，實際上也就是侮辱毛主席。和胡風對比一下，請聽一聽『莊戶林』裏一位詩人是怎麼『唱毛主席』吧：

杏花開來桃花開，

毛主席領導咱們站起來。

三條大路中間走，

毛主席和咱們手拉手。

蓮花生在水裏頭，

毛主席活在咱心裏頭……

人民心目中的毛主席，是革命的偉大領導者同時又是自己隊伍当中最親切的一個。人民是站在『鬧革命』的立場上，用從實際生活出發的真情實感來歌頌自己的敬愛的領袖的，而胡風的情況却恰恰相反。

胡風一面口裏唱着『安魂曲』，一面用他的手向一些先烈身上抹糞。他誹謗地描寫丘東平『從鬥爭養成的「唯物」的感情』是：

逼着窮苦人類底一個被犧牲的女兒
剝成赤條條的裸體
躺下去
讓你像一條流着口涎的狗一樣
向她的
身上爬去！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反人民、反革命不但表現在對中國英雄人民的侮辱、對中國人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一些先烈的形象的歪曲上，同時也表現在他們對革命陣營的諷嘲上。

在『時間開始了！』裏，胡風拐彎抹角地把革命工作者形容成爲一些『邀功』、『驕傲』的『市儈』，他們是：

輕浮的得意忘形
發臭的名位算盤
僵死的官僚主義！

他大呼『人！是莊嚴的』，他造謠污蔑、無中生有地說：

誰要是
用輕薄侮蔑的態度對待战友……
他就等於潑冷水
做了一份瓦解工作
在鬥爭內部当了敵人的

內應 污辱了『人』這個神聖的稱呼！

胡風在給丘东平唱『安魂曲』的時候，藉机对左翼文壇大肆攻擊。把這樣一個戰鬥的文藝陣地形容成爲『虛浮的』、『僵冷陰沉』的『一片冷氣』。他憎恨人民、憎恨革命、憎恨這個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和蔣介石反動統治者作艰苦鬥爭的左翼文壇。他憎恨到這樣程度：

当心裏痛苦得流血的時候，臉上能够浮出默默含情的微笑 当心裏仇恨得火燒的時候，臉上能够現出一絲不動的鎮靜……

魯藜，這個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胡風的忠实走卒，他对人民和革命同樣有着掩蓋不住的仇視和憎恨。他的許多『詩』句，暗箭一樣向人民、向革命射擊出來。他用了『市僧』、『臭名士』、『開支票』的『人』、『投机分子』、『驕傲狂妄的人』、『庸人』、『輕薄的蟬』、『臭蟲』……等一連串的醜惡字眼去影射、去譏諷革命幹部，實際上也就是向黨的領導作『猛烈的射擊』。

世界上最無用的是脆弱者的眼淚 和偽善者或逢迎者的笑容 我的血可以贈給勇士 但不能讓一滴去餵臭蟲 鋼鉄才懂得沉默 不斷叫喚的是輕薄的蟬

反革命分子魯藜就是用他『鋼鉄』的『沉默』从革命內部向人民、向革命、向党進攻的。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詩』，另一個鮮明突出的特色，那就是誇大現實的黑暗陰慘面、渲染中國人民『精神奴役的創傷』，強調人民大眾的『卑微的感情』。他們在這幾方面抒發了他們反動的思想情感，尽了歪曲現實、侮辱人民的罪惡能事。

从胡風這個『由悲涼結成的死皮太厚』的『土蛹』的『詩』裏，是看不出革命的强大力量及光明前途的。他這麼說：

這個戰線也是有它的黑暗面的 那叫做『十年間軟刀子割頭不會死』

在『時間開始了』的『歡樂頌』裏，他叫一個個死去的鬼魂在開國大典的節日裏走過天安門，弄得一團陰森的鬼氣壓倒了眼前人民歡欣鼓舞的景象，給讀者心上蒙上了一層暗影。他在『爲了朝鮮，爲了人類！』這篇『詩』裏，把英雄的朝鮮人民描寫成爲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在敵人面前只知道向深山逃跑的胆小鬼，他具體地細緻地描寫了朝鮮四十多年來的屈辱和災難，他對於朝鮮不幸婦女的被強姦，一再地作了無恥的描繪，他把解放了的朝鮮人民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同他記憶中的『暗娼』、『東京拘留所』裏的『朝鮮流浪人』、『總是被「看守」當作犯人底總名字的「朝鮮」』一樣看待。雖然他也空喊朝鮮人民站起來了，但他的陰暗情感所佈置的黑暗沉沉的濃重氣氛，以絕對優勢壓倒了他那些抽象的、空洞的、軟弱無力的、虛偽的正面描寫。当他描寫美國侵略軍的時候，他竭力誇大它的力量，叫喊砲火和轟炸的威力，以消殺人民的志氣，壯大敌人的聲勢。

魯藜也以很高的調門得意地裸露着中國人民的所謂『精神奴役的創傷』，他說，在『他那黑暗的記憶裏傷痕像繁星那樣燦爛』。不但如此，他还更進一步地把這些創傷誇張成爲一種反抗力量，他說：

這裏不是傷痕就是創疤 咱們工人階級就憑這 打倒了反動派，創造新國家……

胡風老早以前就在他的『爲了明天』裏，拚命地把『卑微的感情』，強調成爲：『人類是靠它

繁衍下來的、歷史是靠它發展下來的、一切轟轟烈烈的社會改革的大鬥爭也是靠它發生起來的。」他在「時間開始了！」裏，把「卑微的愛情或願望」、「卑微的仇恨或痛苦」說成是「鬥爭」和「勞動」的「一個起點」，他要我們

把自己看得卑微、卑微、更卑微……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這種強調現實「黑暗陰慘面」、「精神奴役的創傷」和「卑微的感情」的論調和表現，用意是很顯明的，那就是歪曲革命現實，削弱人民的戰鬥意志和力量，使人民羣衆舐着身上的傷疤，俯首下心的永遠做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統治的奴隸。

和誹謗與污蔑人民的情形完全相反，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拚命用「詩」句去誇大自己，「擴張」自己，歌頌自己。胡風在「時間開始了！」裏，名義上是在給一些革命先烈唱「安魂曲」，實際上呢却是在替自己唱一支頌歌。他用了很大的篇幅給自己罪惡的生活偽造光榮的歷史，把他這樣一個萬惡的反革命罪魁，和革命戰士並列在一起，無恥地把他自己描寫成爲一個在革命道路上探步的貌似革命分子。（雖然如此，但這個在緊要關頭爲「保存自己」而「退了出來」的「小逃兵」的醜惡的叛徒嘴臉，還是清晰可見的。）

胡風不但把他個人「擴張」成爲「英雄」，他还想用他的臭「詩」使他的祖宗三代「永垂不朽」。在「光榮讚」中他那樣一往情深地用了許多句子去讚美他那個「沒有娘的小孤女」的母親。他把她描寫得那麼勤勞，那麼善良，簡直是一個勞動婦女的典型形象。在「獻給大哥」裏（「野花

与箭」，他把惡霸地主張明山形容成爲一個：「常帶着忠勇的深思和微笑，映着日光底炯炯」的樸實的勞動者。

不但反革命头子胡風個人，他的集團裏的許多分子都在他們的「詩」裏，用了大量篇幅吹噓自己。魯藜說：

我覺得，万物还在沉睡 只有我是最初醒來的人

——「星的歌」

在牛漢、羅洛等反革命分子的「詩」裏，他們則用卑視別人不堅強，以陪襯出自己受過「戰鬥」的鍛鍊、對革命的無限「忠誠」和甘願爲革命犧牲的「偉大精神」，他們每一個人，也都以自己的「詩」獻給他們的母親，這些母親在他們「詩」的「光圈」裏個個都是「典範女性」。

他們不但自我「擴張」，他們還拚命地互相吹捧，用各自不同的聲調合奏着反革命的交響樂。
請看魯藜給他的头子胡風的詩：

有時候，我害怕 我替你感到痛苦 你是一個拓荒者 你的双脚常常流血 但你又那樣把血跡当作花采
你既然是一個戰士 那麼，你就面向現實 絕不能猶疑和恐懼 你的責任是戰鬥，是爭取勝利 而不是退却，
摟抱着自己的傷痛

他鼓勵胡風對革命、對黨、對人民戰鬥，去爭取他們的「勝利」。他對陰險毒狠的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阿壠也唱出了頌歌。他把阿壠這個大壞蛋形容成爲一個「愛書、愛花、愛工作」的勤懇誠篤的人，他讚美：